

一年蓬

陈文

游泳基地的草坪上长有一丛小草，平日我也没有多在意。百花盛放的时节，它们破土而出，还是芽的形状，忙于赏春的人们自然是看不见它们的。夏天绿草如茵，它们杂存于草丛之中，如沧海之一粟，身影不甚明显。秋天，各种果实都熟了，或火红色的，或金灿灿的，似洋溢的笑脸，是这个季节里最耀眼的明星。一年蓬则连一个配角也没有捞到，就像夜晚霓虹灯下剧院的门楼下子蜷缩着的流浪汉，还有可能会招惹谁的几分嫌弃。冬天是一个冷清的季节，野草枯萎了，树叶凋零了，这个时候，一年蓬长出了细细的杆，杆上挑着素淡的花。你要是在不经意，还是会匆匆地从它们身边走过，并不会感知它们有几分惹眼。

冬天的风冷飕飕的，吹过河面，荡起层层涟漪，吹过柳梢，跳起轻柔的舞蹈。在清晨的寒风里，一年蓬摇曳着它们瘦弱的身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一年蓬，其实，我也是刚刚知晓它们的名字，是菊科的一种，破土、生长、开花、结果到衰败，正好一年。它分布广，适应性强，不利于农作物的生

长，常被农民视为杂草，但却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小时候在南方，河堤、田边、庭院常见它们的身影。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捉虫子、逮蜻蜓、捉迷藏，像小猫小狗一样只顾着玩耍，清风只是清风，明月只是明月，我们就那样单纯地生长着。一年蓬，对于我们只是一株不相干的小草，我们过着我们的童年，快快活活，一年蓬过着它自己的“草生”，平平淡淡。

而我今天见了一年蓬，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冬天的沙颍河两岸，自然景物大多已经荒凉，或者突显疲惫，透着几分肃杀。然而，在清晨柔和的光里，一年蓬撑一根杆、顶一朵花，翠翠的叶子，明丽的花骨朵，却是一道活泼的风景。它们在凛冽的风里，欢愉地绽放，唱着生命里最昂扬的歌。看着它们的蓬勃，我心里油然而生丝丝暖意。

一年蓬，一年里生，一年里落。生，无人赞；落，无人叹，默默无闻，甚至很少有人知其姓名。在平平淡淡里，年复一年，拥有自由。

初见一年蓬，在儿时，再见一年蓬，近花甲。儿时不知一年蓬，花甲但晓一年蓬。③22

冬日抒怀

刘均生

立冬

西风疾奏舞多凉，南国疏淋雪北疆。
瘦尽菊花秋已去，庭前木叶半青黄。

沙颍河

机船竞发荡沙颍，岸上听闻汽笛声。
携水东奔容大海，带去周口厚重情。

冬天的静美

王先亮

隐藏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埋没了蝉鸣蛙叫的夏天
转移了丹桂飘香的秋天
再现了神秘静美的冬天
大自然总是这么神奇
四季更迭，日月轮回
彼消此长，生生不息

皑皑白雪
为冬麦盖上了洁白的棉被
悬崖峭壁间
孤傲的红梅迎风绽放
岩石山顶上
坚韧的松柏挺拔苍翠
孤单寒冷的冬天
大雁飞去了南方
蛇虫进入了冬眠
人们难得平安和乐
冬日更加静谧唯美
呼啸的寒风
吹过城镇，吹过村庄
漫天飞扬的雪花
飘落山野，飘落海洋
连绵不绝的山峦
空旷静谧的田野
犹如一幅幅绝美的山水画
祖国的万里江山巍峨无双

幽香的兰花，华美的水仙
高洁的山茶，常青的月季
都在静悄悄地装扮着冬天
为迎接明媚春天的到来
默默把美丽和坚强呈现

一棵枣树

鲍玉峰

老家院子里有一棵红枣树，枝繁叶茂，能遮阳挡雨，能避暑乘凉。结的枣儿又大又圆，口感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香，很是美味。

童年时，我经常在家里看枣，因为结枣的季节，常有小孩爬树上偷摘，我要不看，那枣长不红就没了。

一季枣能打上一二百斤，除了送人，剩下的，父亲就背到集市上卖，能卖十几块钱，解决了油盐酱醋的问题，还给我攒下了学杂费。

这棵枣树除了替我家避阳挡雨外，还招来一群鸟儿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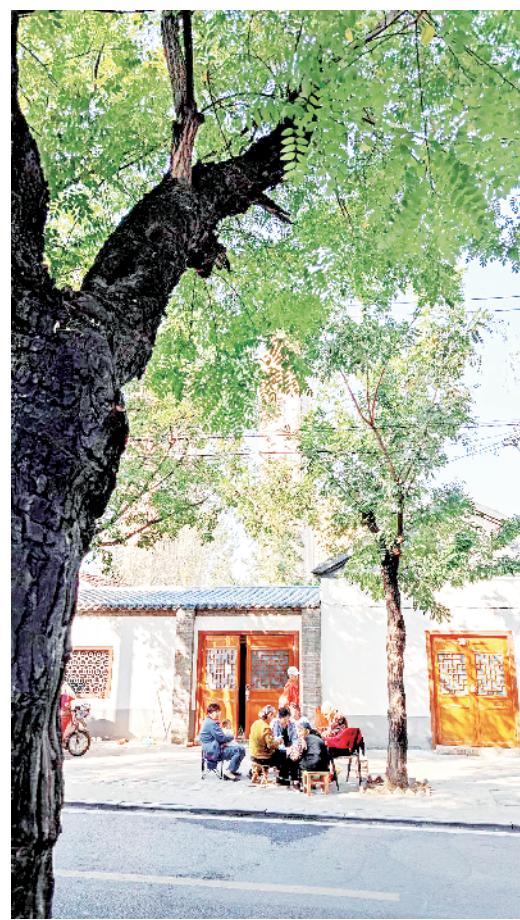
不知你信不信，来这里栖息的鸟儿还分三六九等呢！你看，喜鹊之类的大鸟，高傲地占据着枣树的最高枝，麻雀、鹊鸲、鸽子、噪鹛、乌鸫之类体型小些的鸟只能屈居在枣树的低枝上。它们整天在枣树上飞来飞去，叽叽啾啾，呼朋引伴，十分活跃，好像在开群英会，一时间，把偌大一棵枣树变成了它们的欢乐理想国。

一年四季能有鸟儿来枣树上栖息，我心里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快乐和幸福。天刚蒙蒙亮，它们就开始歌唱了，咕咕、吱吱、啾啾、喳喳……鸟叫声像和谐的音乐，在院子里此起彼伏。每每听到这些，什么烦恼、忧愁、奢望都烟消云散了。我每天就这样在这棵枣树下快乐地生活，享受着、愉快着、甜蜜着。

后来有一年，村里宅基地规划，这棵枣树被划到了别人家的地盘，没几天就被刨掉了。刨掉那一刻，我的心像针扎，热泪流了出来。陪伴我二十多年的枣树说没就没了，让我悲伤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深怀念。

枣树被刨掉后，我翻新了房舍。没过几年，我就拖家带口到省城谋生了。每次回老家，坐在院子里，心里总觉得缺点啥。③22

在清晨柔和的光里，一年蓬撑一根杆、顶一朵花，翠翠的叶子，明丽的花骨朵，却是一道活泼的风景。



老街新貌。

关秋丽 摄

农事记忆

朱祖领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种地肥料很重要，肥料分好多种，有人畜粪便，有沤制绿肥，挖的河泥、塘泥也可以作肥料。

几十年前，人们种地使用肥料非常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生产队鼓励大家多拾粪。谁拾粪多，给谁工分多，就能多分口粮。为了多拾粪，农闲时几乎人人肩背箩筐、手拿粪铲在路上找寻。

青少年学生干重活没力气，逢星期天或是假期，挎箩筐拾粪是必须要干的。

拾粪和干其他事情一样，人必须勤劳。每天拂晓，围着村子转一圈，箩筐准能装满。那时候家家都养猪，而且猪都不上圈。

拾粪最好不要二人同路，看见粪了，一人紧走几步，弯腰铲在箩筐里，后面的人气得干瞪眼。精事只能干一回，下次人家就不跟你同路了。

村子里的粪是有限的，人们便把拾粪的场所扩大到地里、外村、逢会的牲口交易场所。

逢会必有很多生产队买卖牲口。在交易地点，大黄牛、骡马被集中在一起，排便很多，拾一箩筐粪，轻而易举。拾粪容易，来回十来里地背回家，把肩膀勒得又红又紫可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辛集街上人多，做生意的也多，街上的人看不上拾粪这苦差事，又累又有气味，都不愿意干，乡里人不顾十几里奔波劳累去拾粪，准能收获满满。

野地里拾粪也有门道。挎箩筐，拿粪铲，一路走去，会漫无目标，所以要看人们在哪里干活，附近哪里有水塘、河沟、野棵子，到这些地方拾，准有可喜收获。

生产队收粪，规定三天收一次，拾粪的那些小青年就在生产队的大粪堆、大粪池边，一人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粪池，用高粱叶、树枝盖着，以防屎壳郎在粪里打洞减少分量。那时候常见屎壳郎在粪堆边、拴牲口处乱飞，到如今好几十年没见过了。

生产队一年两次对拾粪的人评模，对模范进行表彰。奖品有白色衬衣，胸前印有“先进生产者”字样，我曾获得这一殊荣。③22